



# 顾随全集

卷五

一 诗传

休庵  
旅皖诗稿 卅二年

中夜梦醒不渡溪眠地上口占

不到城西已三月城中草樹又春風  
鵲誰信投蒼醉歡鳳宮真尋道窮  
陋巷簞瓢涵至樂小儒鉛槧竟何功  
扁舟徑渡驂天浪只在橫江一笑中

大城

大城荒古慳春風二青小桃能嬌江海  
棠未放繁葩謝丁香散馥明月半蜚  
塵快成走砂石義和沈寢天如墨人  
人抱此惜花心可憐欲惜不得津業  
湖畔多垂楊初春已佳鶯兒苦飛  
絮三月覆水面柔條百尺拖地長吁  
嘆乎丁香白雪桃江雨垂楊綠猶自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# 顾随全集

卷五

传诗录一

传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教育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开场白——诗之感发作用····· | ( 1 )   |
| 说《诗经》·····       | ( 5 )   |
| 一、概说“诗三百”·····   | ( 7 )   |
| 二、说《周南》·····     | ( 37 )  |
| 三、说《召南》·····     | ( 71 )  |
| 四、说《邶风》·····     | ( 90 )  |
| 五、说“邶·鄘·卫”·····  | ( 105 ) |
| 六、说《小雅》·····     | ( 140 ) |
| 概谈楚辞·····        | ( 171 ) |
| 一、释楚辞·····       | ( 173 ) |
| 二、读《离骚》·····     | ( 176 ) |
| 魏武与陈王·力与美·····   | ( 181 ) |
| 说陶诗·····         | ( 195 ) |
| 一、陶公之“调和”·····   | ( 197 ) |
| 二、情见与知解·····     | ( 205 ) |
| 三、陶诗之真·····      | ( 210 ) |
| 四、陶诗与酒·····      | ( 218 ) |
| 五、陶诗之平淡·····     | ( 226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六、《饮酒二十首》 .....     | (230) |
| 初唐三家诗 .....         | (245) |
| 一、王绩五律《野望》 .....    | (247) |
| 二、沈佺期七律《古意》 .....   | (248) |
| 三、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 .....  | (251) |
| 王绩·寂寞心 .....        | (255) |
| 王维诗品论 .....         | (263) |
| 一、摩诘诗之调和 .....      | (265) |
| 二、摩诘诗与“心的探讨” .....  | (274) |
| 三、摩诘诗之静穆 .....      | (281) |
| 太白古体诗散论 .....       | (287) |
| 一、高致 .....          | (290) |
| 二、诗之叙事 .....        | (293) |
| 三、诗之散文化 .....       | (295) |
| 四、诗之美 .....         | (297) |
| 五、诗之议论 .....        | (300) |
| 六、豪气与豪华 .....       | (302) |
| 七、秀雅与雄伟 .....       | (306) |
| 八、“小家子”与“大家子” ..... | (308) |
| 九、写实与说理 .....       | (311) |
| 十、俊逸鲍参军 .....       | (314) |
| 杜甫诗讲论 .....         | (315) |
| 一、杜甫七绝 .....        | (317) |
| 二、杜甫拗律 .....        | (327) |
| 三、杜甫五言诗 .....       | (335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附 杜诗选目 .....        | (345) |
| 退之诗说 .....          | (347) |
| 李贺三题 .....          | (367) |
| 一、说长吉诗之怪 .....      | (369) |
| 二、长吉之幻想 .....       | (373) |
| 三、《李凭箜篌引》 .....     | (376) |
| 论小李杜 .....          | (379) |
| 一、总论小李杜 .....       | (381) |
| 二、牧之七绝 .....        | (382) |
| 三、人生与自然之调和 .....    | (385) |
| 四、欣赏的态度 有闲的精神 ..... | (389) |
| 五、小杜之“热中” .....     | (393) |
| 六、余论咏史诗 .....       | (396) |
| 义山诗之梦的朦胧美 .....     | (399) |
| 一、绝响《锦瑟》 .....      | (401) |
| 二、平凡——美 .....       | (403) |
| 三、力的文学与韵的文学 .....   | (404) |
| 四、情操之自持 .....       | (408) |
| 唐人诗短论 .....         | (411) |
| 一、初唐五言古 .....       | (413) |
| 二、断说柳宗元 .....       | (414) |
| 三、诗眼中之草 .....       | (415) |
| 四、唯美诗人韩冬郎 .....     | (416) |

# 开场白

——诗之感发作用





|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|
| 自觉  | 觉人   |
| 自利  | 利人   |
| 自度  | 度人   |
| 自了汉 | 自救不了 |

|    |   |             |
|----|---|-------------|
| 平实 | 儒 | 知耻近乎勇(《中庸》) |
| 虚无 | 道 | 萎靡 否定       |
| 空  | 佛 | 大雄          |

意在救人尚不免于害人，况意在害人？

《论语》有“闻一以知十”(《公冶长》)、“举一而反三”(《述而》)之言，皆推而广之、扩而充之之意。孟子言“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，孔子所谓“仁”，即孟子所谓“推”。人、我之间，常人只知有我，不知有人；物、我之间，只知有物，忘记有我，皆不能“推”。

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，是在感动人，是“推”、是“化”——道理、意思不足以征服人。《花间集》中顾夐词曰：“换我心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(《诉衷情》)做人、作诗实则“换他心为我心，换天下心为我心”始可。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曰：“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，故能以奴仆命风月。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，故能与花鸟共忧乐。”与花鸟共忧乐，即有同心，即仁。感觉锐敏，想象发达，然后能有同心，然后能有诗心。



说《诗经》





《诗》有六义：风、雅、颂，赋、比、兴。前三项，《诗》之性质；后三项，《诗》之作风（法）。

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，如李白；老杜偏于赋，皇皇大篇，直陈其事，故有“诗史”之称。太白号称仙才，以其富于幻想、联想天才，多用比也。其实，兴，凑韵而已，没讲儿。“小蚂蚱，土里生。前腿爬，后腿蹬。长个翅，翅棱棱。”——赋也。“小板凳，朝前挪。爹喝酒，娘陪着。”——兴也。兴，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、最幼稚。

“三百篇”好，而苦于文字障，先须打破文字障碍，才能了解其诗之美。

### 一、概说“诗三百”

情操（personality），名词（noun）。

情操（“操”，用为名词，旧有去声之读），此中含有理智在内。“操”之谓何？便是要提得起、放得下、弄得转、把得牢，圣人所说“发乎情止乎礼义”（《毛诗序》）。“操”又有一讲法，就是操练、体操之“操”，乃是有范围、有规则的活动。情操虽然说得不得“发乎情止乎礼义”，也要“发而皆中节”（《中庸》）。情操完全不是纵情，“纵”是任马由缰，“操”是六辔在手。总之，人是要感情与理智调和。

向来哲学家忒偏理智，文学家忒重感情，很难得到调和。感情与理智调和，说虽如此说，然而若是做来，恐怕古圣先贤也不易得。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？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。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，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。学问是自己真正的受用，无论举止进退、一言一笑，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。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

与理智的调和。

“诗三百篇”含义所在，也不外乎“情操”二字。

要了解《诗》，便不得不理会“情操”二字。《诗》者，就是最好的情操。也无怪吾国之诗教是温柔敦厚，无论在“情操”二字消极方面的意义（操守），或积极方面的意义（操练），皆与此相合。所谓学问，浅言之，不会则学，不知则问。有学问的人其最高的境界就是吾人理想的最高人物，有胸襟、有见解、有气度的人。梁任公说英文 gentleman 不易译，若“士君子”则庶近之矣，便“君子”二字即可。孔子不轻易许人为君子：

君子哉若人！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君子哉蘧伯玉！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君子之才实在难得。“士君子”乃是完美而无瑕疵的，吾人虽不能到此地步，而可悬此高高的标的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，此则人高于动物者也。人对于此“境界”有所谓不满，孔夫子尚且说：

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此虽不是腾云驾雾的仙、了脱生死的禅，而远亲不如近邻，乃是真真正正的人，此正是平凡的伟大，然而正于吾人有益。五十学《易》，韦编三绝，至此正是细上加细，而止于“无大过”。

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餘不足观也已。

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读此真可知戒矣。然而过分的谦虚与过分的骄傲同一的讨厌。而夫子三谦亦令人佩服，五十学《易》，可知夫子尚不满足其境界。所

有古圣先贤未有不如此者。古亚历山大（Alexander）征服世界，至一荒野，四无人烟，坐一高山上曰：“噫吁！何世界之如是小，而不足以令我征服也！”但此非贪，而是要好，人所以有进益在此，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在此。

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，士君子就是温柔敦厚（诗教），是“发而皆中节”。释迦牟尼说现实、现世、现时是虚空的，但儒家则是求为现实、现世、现时的起码的人。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、平凡的、伟大的诗，就是“三百篇”。而其后者，多才气发皇，而所作较过，若曹氏父子、鲍明远、李、杜、苏、黄；其次，所作不及者，便是平庸的一派，若白乐天之流。乐天虽欲求温柔敦厚而尚不及，但亦有人不及处。吾国诗人中之最伟大者惟一陶渊明，他真是“士君子”，真是“温柔敦厚”。这虽是老生常谈，但往往有至理存焉，不可轻蔑。犹如禅宗故事所云：诸弟子将行，请大师一言，师曰：“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。”弟子大失所望，师曰：“三岁小儿道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”吾人之好高骛远、喜新立奇，乃是引吾人向上的，要好好保持、维护，但不可不加操持。否则，小则可害身家，大足以害天下。如王安石之行新法，宋室遂亡也矣。

走“发皇”一路往往过火，但有天才只写出华丽的诗来是不难的，而走平凡之路写温柔敦厚的诗是难乎其难了，往往不能免俗。有才气、有功力写华丽的诗不难，要写温柔敦厚的诗便难了。一个大才之人而喁喁不能出口，力举千钧的人蜕然弱不胜衣，这是怎么？才气发皇是利用文字——书，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。合乎这种条件的是诗；否则，虽格律形式无差，但算不了诗。“三百篇”文字古，有障碍，而不能使吾人易于了解。惟陶诗较可。“月黑杀人地，风高放火天”，美而不正；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正而不美。宗教家与道家以为，吾人之感情如盗贼，如蛇虫；古圣先贤都不如此想，不过以为感情如野马，必须加以羁勒，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。先哲有言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；死亡贫苦，人之大恶存焉。”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情与欲固有关，人所不能否认。

以上所述是广义的诗。

今所讲“诗三百篇”向称为“经”，“五四”以后人多不然。“经”者，常也，不变也，近于“真理”之意，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。老杜写“天宝之乱”称“诗史”，但读其诗吾人生乱世固感动，而若生太平之世所感则不亲切。俄国文豪高尔基（Gorky）写饥饿写得最好，盖彼在流浪生活中，确有饥饿之经验也。常人写饿不过到饥肠雷鸣而已，高尔基说饿得猫爪把抓肠内，此乃真实、亲切的感觉，非境外人可办，更是占空间、占时间的，故与后来人相隔膜。这就是变，就不能永久。“三百篇”则不然，“经”之一字，固亦不必反对。

今所言《诗》三百篇不过道其总数，此乃最合宜之名词。子曰：

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此最扼要之言。此所谓“无邪”与宋代理学家所说之“无邪”、“正”不同。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，干巴巴的。古言：“人情所不能止者，圣人弗禁。”（杨惲《报孙会宗书》）“不能止”就是正吗？未必是，也未必不是。道学家自命传圣贤之道，其实完全不了解圣贤之道，完全是干巴巴、死板板地谈“性”、谈“天”。所以说“无邪”是“正”，不如说是“直”，未有直而不诚者，直也就是诚。（直、真、诚，双声。）《易传》云：

修辞立其诚。（《文言》）

以此讲“思无邪”三字最切当。诚，虽不正，亦可感人。“月黑杀人地，风高放火天”，此极其不正矣，而不能说它不是诗。何则？诚也。“打油诗”，人虽极卑视之，但也要加以“诗”之名，盖诚也，虽则性有不正。夫子曰诗三百“思无邪”，为其诚也。

释迦牟尼说法之时，尝曰：

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诳语者，不异语者。

（《金刚经》）

“如”，真如之意，较“真”（truth）更为玄妙。其弟子抛弃身家爱欲往之学道，固已相信矣，何必又如此说，真是大慈大悲，真是苦口婆心。这里可用释迦之“真语”、“实语”、“如语”、“不诳语”、“不异语”说诗之“诚”、“思无邪”之“无所不包，无所不举”，包罗万象。释迦又说：

中间永无诸委曲相。（《楞严经》）

此八字一气说来，就是“真”。

《尚书·尧典》曰：“诗言志。”如诗人作诗，由“志”到作出“诗”，中间就是老杜所谓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（《丹青引》）：

“志”（诗意） $\xrightarrow[\text{中间}]{} \text{诗篇}$

第一，志——“人情所不能止者，圣人弗禁”；

第二，中间——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（声音、形象、格律要求其最合宜的）；

第三，诗篇——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（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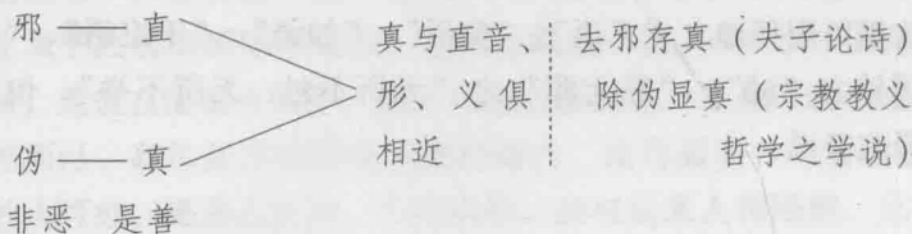
五代刘昭禹曰：“五言如四十个贤人，著一字如屠沽（市井）不得。”（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）岂止五言？凡诗皆如此。诗里能换一个字便是不完美的诗。一字，绝对，真如，是一非二，何况三、四？

惨淡经营之结果，第一义就是无委曲相。好诗所写皆是第一义，与哲学之真理、宗教之经约文字的最高境界同。

读诗也要“思无邪”，也要“无委曲相”。

孔子对于诗的论法，归纳起来又称为“孔门诗法”。法，道也，不是指狭义的方法、法律之法，若平仄、叶韵之类，此乃指广义的法。“无事无非法”，生活中举止、思想、语言无在而非法。

违了夫子“思无邪”，便非法。



然而何以又说诗无所谓是非善恶？常所谓是非善恶究竟是否真的是非善恶？以世俗的是非善恶讲来，只是传统习惯（世法、世谛）的是非善恶，而非真的是非善恶。

“月黑杀人地，风高放火天”，是直，事虽邪而思无邪。在世法上讲，不能承认；在诗法上讲，可以承认。诗中的是非善恶与寻常的是非善恶不同。

鲁迅先生说一军阀下野后居于租界莳花饮酒且学赋诗，颇下得一番功夫，模仿渊明文字、句法。而鲁迅先生批曰：我觉得“不像”。盖此是言不由衷，便是伪，是不真，是邪。以此而论，其诗绝不如“月黑杀人地，风高放火天”二句也。村中小酒肆中有对联曰：

进门来三杯醉也  
起身去一步歪邪

此虽不佳而颇有诗意，盖纪实也。又有一联曰：

刘伶问道何处好  
李白答曰此地佳

此亦乡村小酒肆对联，还不如前者。下野军阀的仿陶渊明诗还不